餘載

董事長　張弧　華經理
法經理　趙彝滑
營業室　電話南局一四七九
公用電話南局三三四　一七五六
三二六

本報代售處：北京琉璃廠文明書局　天津東馬路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漢口江漢關文明書局　奉天小西門內文明書局　長春大馬路文明書局　哈爾濱中國大街文明書局　濟南經二緯一路文明書局　太原府前文明書局　開封鼓樓街文明書局　西安東大街文明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文明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文明書局　新嘉坡文明書局

本報代派處：北京琉璃廠中華書局　天津東馬路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漢口江漢關中華書局　奉天小西門內中華書局　長春大馬路中華書局　哈爾濱中國大街中華書局　濟南經二緯一路中華書局　太原府前中華書局　開封鼓樓街中華書局　西安東大街中華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中華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中華書局　新嘉坡中華書局

本報代派處：北京琉璃廠直隸書局　天津東馬路直隸書局　上海棋盤街直隸書局　漢口江漢關直隸書局　奉天小西門內直隸書局　長春大馬路直隸書局　哈爾濱中國大街直隸書局　濟南經二緯一路直隸書局　太原府前直隸書局　開封鼓樓街直隸書局　西安東大街直隸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直隸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直隸書局　新嘉坡直隸書局

本報代派處：北京琉璃廠開明書局　天津東馬路開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開明書局　漢口江漢關開明書局　奉天小西門內開明書局　長春大馬路開明書局　哈爾濱中國大街開明書局　濟南經二緯一路開明書局　太原府前開明書局　開封鼓樓街開明書局　西安東大街開明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開明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開明書局　新嘉坡開明書局

本報代派處：北京琉璃廠修德書局　天津東馬路修德書局　上海棋盤街修德書局　漢口江漢關修德書局　奉天小西門內修德書局　長春大馬路修德書局　哈爾濱中國大街修德書局　濟南經二緯一路修德書局　太原府前修德書局　開封鼓樓街修德書局　西安東大街修德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修德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修德書局　新嘉坡修德書局

上國索即寄　三處地址如下一處在北京西城趙登禹路長發棧對面　電話南局五三五九

遠近函請經像歇項匯到即照郵寄

為通告事查第二期實業券應發給農商行第二年度（即民國十一年）紅利計元券每張一角三分銀元券每張一分至二角之鄭票每張紅利二元三角五百元券每張紅利十一元五角茲定自十一年五月一日開始發給凡持有本證券者屆時憑息票就近向各埠中國銀行農商銀行領取紅利除分函該兩行照付外特此通告

清修院內一設在天津法租界四號路

古今體詩抄

晦門集

題目送歸鴻圖　（卜綸章）

陪伴歡留一夜遊。巫雲今向楚天收。潮來潮去無消息。寫着人兒潮盡頭。

翠病紅愁不可說。蒼波碧落有人思。口脂點點猩應覓。奩底冬郎一卷詩。

秋水激溯江上平。衡陽腸斷幾聲聲。便令燕子如相識。難得凌波一哽清。

兢姬鶯燕羅畢。記看翡翠戲蘭苕。相思倍過黃姑債。難駕飛虹作鵲橋。

戊戌客愛琿和婁虛舟歲暮書懷元韵　（前人）

月沈霜析夜光寒。剪燭論詩客夢安。頗憶披沙尋石拜。清期礪齒鑿冰餐。漫空風雪關門臥。如此江山拔劍看。異域苦岑先德誼。一編惆悵古衣冠。

碧天滄海樓詞彙

浣溪紗　（卜詞銘）

天與新妝絕世真。千山一笑晚霞新。開奩鏡影遠波勻。雲東峰腰純錦帶。草遮山脚砑羅裙。月圓如墜樹如茵。

百字令　（前人）

別來無恙。笑一年去也。匏瓜身繫。爆竹荒城聲斷續。偏入羈人聽細。今日心頭。昨宵夢底。都是初嘗味。天涯渺渺。別無軟語多寄。遙想堂上承歡。嬰兒保。抱不盡書中意。客裏春遲鶯燕寂。一派雪天冰地。餞歲杯盤。迎年鉦鼓。翦地開愁砌。東風有便。庚郵屈指牢記。

念奴嬌　（前人）

相逢一笑。道前身舊侶。今生修未。蘭比幽芳梅比韻。難寫琵琶情思。坐對忘言。酒闌紀恨。鶯蝶誰能記。華清微步。何年小謫人世。堪笑逝水年華。浮雲世界。偏有閒情繫。畢竟雲英猶未嫁。一點靈犀心細。十斛珍珠。雙行眼淚。顛倒相思字。天涯門外。雲羅飛燕無計。

舊聞隨筆

張清恪公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於康熙五十年。以江蘇巡撫兼總督噶禮互劾。奉命遂寧張文端公鵬翮按某事。張公擬噶禮降級留任。而謂公應奪職贖徒。上知其誣。復公任而黜噶禮。踰兩年公又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海盜姦民。上復命張公審勘。張公奏公浮妄。請解職嚴訊。上不得已允之。張公擬公罪不辟。上命詔來京。召對時。上言人要無私方好。公奏曰。臣無私心。上曰。人無私心便是聖人了。如何還有人怨爾。奏曰。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於理。上又問如今講學有人否。奏曰。臣鄉有冉覲祖（字永光中牟人）是遵程朱之學而不闢陸王的。上曰。前輩何必闢他。奏曰。論人品自當遵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誤後人。上首肯。遂命在南書房行走。旋授總督倉場侍郎。後公面陳河務之。曰此非山乎。公默然。旁有滿洲大臣奏張伯行但記紙上陳言。妄濱聖聽。上曰。他所說有是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即書亦是他看過豈爾等所及公歷官所至不受餽還。惟在江蘇時。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旋聞派民舟載送。即卻不受。為禮部尚書時。以世宗追王先聖五代。命什致祭。受衍聖公闕里志一部（譬草一束）。公為巡撫。有禁止餽送檄云。一錙一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得一文身被一文之汗。時傳誦云。公性至孝。每老妣祭日。輒閉戶飲泣。不御酒肉。至已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

瓜架閒談　（碎選）

子不語。別名新齊諧。復有續齊諧。卷帙頗多。篇中諧處却哈哈……可發一笑。諸君可以鼓掌了。記者亦就此告一結束了。

記者亦新學界人。並非反對新文化。因鑒於一般頭腦不清者。往往喜學時髦。徒襲皮毛。不解真締。一意盲從自由。誤裝青年男女不少。況今世風日下。無奇不有。

滑稽短篇　新名詞的變相　（殘梅）

那天兄姊倆跪倒地埃。是因為哥哥和別的女學生交際。所以妹妹鬧着醋勁兒。質問哥哥。弄得沒法表白的時候。總向妹妹長跪發誓。到這裏妹妹總信他。也跪下賭誓。一個（永遠不娶）。一個（終身不嫁）。誓畢後站了起來。仍是嘻嘻不休。的說着這幾句。可巧他們的泥古不開化素素反對新學的父親走了進來。看見他們如此情愛。聽得他們如此說誓。遂氣得什麼似的瞋道……（唉。怪不得你們歡喜新法。說什麼（社交公開）。（自由戀愛）。原來是兄妹通姦。簡直是畜生行為）。哥哥接口道……（什麼叫畜生行為。我是（杜塞漏屁。不使利權外溢。）能了。妹妹也接口道……（我是（挽回利權）。（抵制外貨）呢。

唉。這就是（社交公開）嗎。這就是（自由戀愛）嗎。變成了（杜塞漏屁）。（挽回利權）。這兩個絕妙新鮮最時髦的好名詞哩。

經齋筆記

趙次珊世丈。自新疆藩司憂歸車來。急除官道要整潔。使者。卜居秦安。值學使過境。而昔入承明廬。淄塵不到潭潭居天適雪。秦安令乃大料民為雇。入直花迎玉驄馬。朝回香帶者除道。趙亦與焉。因為詩紀之。題為催除道云。其詩先伯父曾有和作。茲謹記之於此。

蕭蕭易水頭。青燐白骨無人收。傲吏今為農。一紙官符如趨。王母西行不可留。蒼梧之野風。閒農胡為不更若。勞力趨雲正愁。催除道。莫懊惱。與公農之樂。昨夜借下三尺雪。泥深沒踝行路絕。忽傳使者軺吳。爾萬里掃胡塵。湛湛太清還蒼

工業要識

石英七•〇石粉二〇•〇酸化鈷珪酸一七四•〇分炭酸鈣五七•〇分重炭酸曹五•〇炭酸鈣三•五。

（十）　辰砂釉

帶辰砂釉之磁器。呈血紅色。酸酸化錫一•〇分炭酸二四•〇分酸化鋁二四•〇分赤色酸化鐵五•〇分

（未完）

松聲繆雜俎　（殘梅）

六言呈批

某氏婦姓淫蕩。夫死再嫁某農。鄰以閨懶惰下。倫常大嘩。竟動與你絕不干休。無奈某夫。田工忙碌。入門三月未共枕席。婦不能忍。因具呈於官。農應允自行剖白。其詞曰。成婚雖已三月。夫婚雖已三月。尚未共枕席。非貪牀第之私誠若敬貪戀私牀。恐宗祧絕滅。官因呈詞猥褻。幕友再三躊躇。作批頗難措詞。刑席某曰。法子。批曰。不妨。控闢宗祀未便駁斥。因現在農工已畢。以補從前之缺。復上一稟曰。沐批一次。萬代朱衣不絕。此乃泰盛。且巡使所以察姦。今汝蹙陳儀衛。娶方避之不暇。何察為。無已。汝從我行。迺屏絕從者儀仗。笑藝徐步。數里過一酒肆。公謂令曰。得無勞乎。與子偕飲如何。令不敢違。唯唯諾。遂同入據坐而飲。與半酣。適酒家上羹。公問酒家曰。還來獲利若干。對曰。利甚微薄。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何科派之有。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每月嚴徵常例錢。盛役狐假虎威。加倍勒索。小民殊不聊生。復櫻遇某令害民事十餘宗。竟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官獨無覺察乎曰。新巡撫固稱愛民如子。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膽怯。何敢控訴。公笑飲數盞。付酒家錢而出。謂令曰。小人言多不可信。我亦弗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公曰。汝我今夕正好夜巡。盡分兩路行。令去。公復奔回至酒肆。叩門求宿。酒家已臥。對曰。此地非寓客處。公曰。我此來非為止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立起開門留之。夜半聞剝啄甚急。乃里胥縣役。持令所發朱簽。來拘粥酒者。公詰應曰。我店主也。有犯法事。我自承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叱之曰。本官指名索某汝河必多事。公強與俱至縣衙。令升座。先喚酒家。公以氈帽蒙首。並縮緊上堂。令一見。大驚駭。免冠伏地叩頭。公登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員摘印官也。

乃作斯篇誡之。精慮閱者一笑耳。

殘梅斯篇。刻意描寫。真形容盡致了。尤以杜塞漏屁挽回利權二語。最耐尋味。確切不易。暗藏不露。（醉翁加評）

眠琴館劇談

金蓮芬之拾萬金　（蓋公）

唱作俱佳。說白清晰。為後起之秀。余雖久聞其名。未聆雅奏。月之五日。同友人往天橋浪迹京華。於茲數載。公餘之暇。每喜逢場作戲。暗藏不露。殘梅之筆。太尖刻矣。

松聲繆雜俎

六言呈批

某氏婦姓淫蕩。夫死再嫁某農。鄰以閨懶惰下。倫常大嘩。竟動與你絕不干休。無奈某夫。田工忙碌。入門三月未共枕席。婦不能忍。因具呈於官。農應允自行剖白。其詞曰。成婚雖已三月。夫婚雖已三月。尚未共枕席。非貪牀第之私誠若敬貪戀私牀。恐宗祧絕滅。官因呈詞猥褻。幕友再三躊躇。作批頗難措詞。刑席某曰。法子。批曰。不妨。控闢宗祀未便駁斥。因現在農工已畢。以補從前之缺。復上一稟曰。沐批一次。萬代朱衣不絕。此乃泰盛。且巡使所以察姦。今汝蹙陳儀衛。娶方避之不暇。何察為。無已。汝從我行。迺屏絕從者儀仗。笑藝徐步。數里過一酒肆。公謂令曰。得無勞乎。與子偕飲如何。令不敢違。唯唯諾。遂同入據坐而飲。與半酣。適酒家上羹。公問酒家曰。還來獲利若干。對曰。利甚微薄。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何科派之有。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每月嚴徵常例錢。盛役狐假虎威。加倍勒索。小民殊不聊生。復櫻遇某令害民事十餘宗。竟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官獨無覺察乎曰。新巡撫固稱愛民如子。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膽怯。何敢控訴。公笑飲數盞。付酒家錢而出。謂令曰。小人言多不可信。我亦弗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公曰。汝我今夕正好夜巡。盡分兩路行。令去。公復奔回至酒肆。叩門求宿。酒家已臥。對曰。此地非寓客處。公曰。我此來非為止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立起開門留之。夜半聞剝啄甚急。乃里胥縣役。持令所發朱簽。來拘粥酒者。公詰應曰。我店主也。有犯法事。我自承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叱之曰。本官指名索某汝河必多事。公強與俱至縣衙。令升座。先喚酒家。公以氈帽蒙首。並縮緊上堂。令一見。大驚駭。免冠伏地叩頭。公登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員摘印官也。

被誣聲明

啓者鄙人九號赴京收帳十二號回津即有至友將十一號益世報載周防洋行之無理霸佔一則指示閱畢本擬置之一笑因該報排日無所不用其誣陷為世人所共知也繼思實與日本人之名譽及僑人之營業均有極大關係不得不將敝行與房東解闢堂因西屋今涉及人之真相一宵布之大眾以免誤會特將敝行專賣乾電池電燈各種玩具門面兩間前後兩家房東傳前面門臉每月洋三十元後因轉賣與孟姓又每年每月增租二元逐年增加以五年為度增至四十元永不再增又自民國十年冬孟姓又轉賣與解姓亦要大增租價敝行並未堅持舊約復照數年數易房東商戶尚有生路乎孰料該房東仍不滿意無奈格於幸去年冬天敝行南隣突遭焚如不欠其絲毫租價實在無從措口未受絲毫損害房屋牌匾亦幸無破裂之處乃房東異想天開認此為增租之絕好機會即藉口改建三層樓是也彼亦明知此房無論蓋之必要然欲增租非此着不能達到目的自今年一月間即婉人向敝行示意並以遵照警署租界局估租界內整齊壯觀為言令遷快搬家鄙人當答以租界齊整壯觀那是很好的可是旭街兩層樓尚佔大多半我們這房若有了毛病非新蓋不可或是什麼不開設周防洋